

澳門知識叢書

澳門音樂

李宏君



澳門音樂

李宏君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基金會

責任編輯 楊 帆

裝幀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

書名 澳門音樂

作者 李宏君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

澳門基金會

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522棟2樓

版次 2009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32開（120mm×203mm）88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875-3

© 2009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澳門音樂

Música de Macau

總序

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

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 2003 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 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

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羨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

之舉。

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

吳志良

二〇〇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

導言 / 06

西樂中傳 / 08

中樂西傳 / 20

音樂盛事與音樂活動 / 44

音樂教育機構與音樂團體 / 56

著名音樂家 / 72

主要參考書目 / 83



導言

澳門開埠近五百年的歷史，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澳門特殊的歷史地位與際遇，令其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和窗口。

16 世紀中葉，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越過大西洋來到澳門，創建了遠東第一所西洋式大學——聖保祿學院。傳教士把西洋音樂、樂器作為傳教的工具帶到了澳門，使西洋音樂傳到澳門，然後再擴展至內地，形成西樂中傳。澳門天主教耶穌會的部分傳教士在音樂方面卓有才華，他們瞭解到中國音樂藝術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將中國音樂、樂器之精華編錄成書，介紹到葡萄牙以至整個歐洲，這也就造成了 16 世紀開始的中樂西傳。因此，澳門的中西音樂藝術形成了雙向的交流，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把西洋音樂帶到澳門，也從澳門把中國音樂傳到歐洲。

澳門的歷史建築物已經申請為世界遺產，但澳門近五百年來的中西文化積澱遺產，有如深埋地下的寶藏一樣，未被充份展示出來。澳門開埠以來至明清期間的音樂

史，包括西樂中傳、中樂西傳的重要內容，使澳門在世界
中西音樂交流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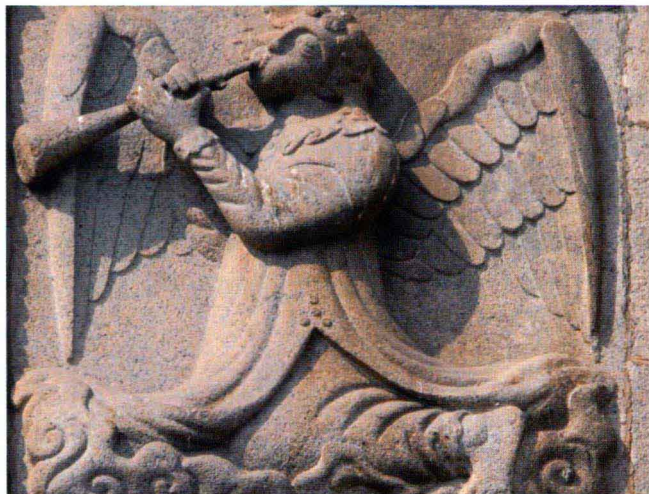
西樂中傳

聖保祿學院的音樂學科

矗立在澳門市中心的“大三巴牌坊”，其前身正是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1835 年的一場無情大火使聖保祿學院在歷史的長河中被淹沒，但它在繁盛時期留下的文化史實，將永遠載入澳門史冊之中。

音樂科目是聖保祿學院的一門重要學科。聖保祿學院於 1596 年開設了第一個藝術課程，西洋音樂在澳門的傳播教學從此正式開始。從現存的大三巴牌坊上，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中層聖母像右邊，有一個位於中國式雲彩上的吹號天使。他那鼓起的嘴脰，向後傾斜的頭部，栩栩如生地塑造出天使演奏音樂的生動形象。這個典型的天使形象

牌坊上的奏樂天使



亦令人聯想到，音樂是西洋宗教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聖保祿學院開設音樂課程，也就順理成章。

音樂不僅是聖保祿學院的一個學科，而且是教學活動儀式中的重要項目。據史料記載，學院的學生舉行畢業考試，開始時有音樂伴奏，氣氛十分莊嚴。考官主席團主席作簡短發言，講話結束後樂師們就唱歌，然後才正式考試。在學院進行經常大辯論，人們進入辯論場地時，亦有音樂伴奏。音樂活動是聖保祿學院內部教學活動的重要項目。隨着聖保祿學院音樂活動的進展，西洋音樂的影響力很快就擴展到整個澳門。

三巴寺的管風琴

在聖保祿學院的門樓上，傳說安放着一座意大利製造的大型管風琴，每當教堂誦經傳教時，奏管風琴的三巴寺層樓上，琴聲飄揚數里之外，令聽者為之陶醉。隨着聖保祿學院被焚燬，西洋大風琴亦銷聲匿跡。但我們可從清代文人騷客所寫下的詩篇中，回想當時那聞名遐邇的美妙琴聲，領略那具有濃烈異國情調的仙樂神韻。

清康熙年間，詩人梁迪《茂山堂詩草》二集有《西洋

風琴》的長詩，其中詩句描寫美妙風琴聲曰：“幽如剪刀裁繡閣，清如鸛鶴唳青冥。和如鶯燕啼紅樹，哀如猿猱吟翠屏……或如寒淙瀉三疊，水簾洞口流琮錚。或如江濤奔萬馬，石鐘山下聞噌吰。或如龍吟水晶闕，老魚瘦蛟舞縱橫。”作者運用生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出美妙琴聲的動靜哀樂，變化無窮。其詩可媲美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兩者對音樂的心靈感應及生動形象的文字描寫有異曲同工之妙。大約在康熙二十一年到澳門的兩廣總督吳興祚所作的《三巴堂》詩裡，有“坐久忘歸去，聞琴思伯牙”之驚歎詩句，將三巴寺的琴聲與中國古典名曲《高山流水》相提並論，足見當時的士大夫對西洋琴聲的讚美與激賞。

中西結合的歌舞

清朝澳門耶穌會著名傳教士吳漁山的天學詩裡，對教會活動的音樂演奏有着更具體的記載和描述。在其《感詠聖會真理》第五首中寫道：“廣樂鈞天奏，歡騰會眾靈。器吹金角號，音和鳳獅經。內景無窮照，真花不斷馨。此間才一日，世上已千齡。”詩句描寫耶穌會士們誦經時，



吳漁山

管弦齊鳴，鈞天樂奏，民眾歡騰的情景。而在《畧中雜詠》第二十七首描寫聖誕節時寫道：“百千燈耀小林崖，錦作雲巒臘作花。妝點冬山齊慶賞，黑人舞足應琵琶。”應特別注意的是詩末好一句“黑人舞足應琵琶”，清楚地寫出聖誕節時，葡人家中的黑奴，和應着琵琶的樂曲歡欣起舞的情景。這讓讀者明確地知道，在澳門西洋聖誕節中也有中國樂器琵琶參與奏樂，伴奏黑奴跳舞，這正是澳門中西藝術融會、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性記載。

揚琴從澳門傳入中國內地

揚琴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在中國音樂史上是一個謎。但認真尋找歷史資料，可以確定是澳門的傳教士把“洋琴”從西方攜帶到澳門，再從澳門傳入中國內地的。洋

琴經過中國音樂演奏家的改良，最終成為現代的中國民族樂器——揚琴。

揚琴最早的名稱是“洋琴”，顧名思義是從西洋傳來之琴，此琴約在明清期間才在廣東沿海一帶出現，後再流傳至各地。據史料記載，澳門著名傳教士利瑪竇（Mattheaus Ricci, 1552 — 1610 年）在明朝萬曆二十八年（1600 年）進京見神宗時，送給神宗一種“其製異於中國，用鋼鐵絲為弦，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的鐵弦琴，從文字上的描述可見，其形狀及彈奏法同揚琴非常相似，這很可能就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原始蝴蝶形洋琴。

揚琴在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清康熙年間（1662 —

原始蝴蝶揚琴

